

风物志

古海莲

杨清安

海棠湾铁炉港的海莲古老、稀奇，她不仅是一株红树，也是一段光阴。我第一次去看她的时候，潮水正退。滩涂上留下一层薄薄的水光，像谁刚擦过的镜子，映着天空中灰白的云。她就立在那里，远远地，不声不响。走近了才看清她的模样——树皮深褐，龟裂成无数不规则的纹路，那纹路太密了，密得像是有人用一生的时间，在上面一笔一画地刻着什么。我伸手去摸，触感粗糙而坚硬，仿佛摸到的不是树，而是一块被海水泡了千百年的石头。她的根暴烈惊人。从泥土里拱起来，又扎下去，再拱起来，再扎下去，起起伏伏，像一只青筋暴起的手，死死地攥着这片盐碱之地，守住身后之岸。那力道是看得见的，也是可以感受到的。潮水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多少年了，她就是这样攥着，不肯松开分毫。

当地人讲，这株海莲已经活了一百多年。一百年，是整整一个世纪，是几代人的生老病死，是无数个晨昏交替。而在她身上，一百年算什么呢？不过是在这盐分饱满的土地上，又多呼吸了几万次，又多抵挡了几千场风浪，又多看了几百回日出日落罢了。她不高，不像椰子树那样拼了命地往上蹿，好像非要够着什么似的。她只是往旁边长，耐心地、一寸一寸地撑开自己的枝叶，撑出一片浓密的绿荫。那绿荫下面，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世界。天还没大亮，小螃蟹就从根系的缝隙里钻出来，窸窸窣窣地，在泥滩上画谁也看不懂图案。弹涂鱼瞪着凸出的眼睛，在浅水里跳来跳去，像个急性子的赶路者。白鹭来了，站在枝头抖落几滴露水，然后开始唱歌。那歌声不算好听，甚至有些单调，但在这寂静的清晨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妥帖。

可是，这样的寂静，是后来才有的。几年前，这里还不是这个样子。那时候，这片滩涂上没有从容的螃蟹，只有仓皇奔逃的小生物。一张网，一把铲子，就能把它们从唯一的家园里带走。老海莲自己也受了伤，她的根被掏挖了不少，留下一个个丑陋的坑洞。她不会喊疼，只是沉默地站在那里，像一个受了伤的老人，站在村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什么也不说。

后来，来了一群人。他们背着仪器，穿着雨靴，在滩涂上走来走去，蹲下来看树根，看泥土，看水里的小虫子。他们抚摸老海莲身上的伤痕，眼神里有痛惜。他们开始奔走，开始呼吁，开始用那些数据和道理，为这些不会说话的树筑起一道屏障。保护区建起来了，“禁止破坏”四个字写在了牌子上，立在滩涂边上。护林员来了，他们像熟悉自己的掌纹一样，熟悉这里的每一棵树。真正的变化，是从岸上开始的。那些年，人们沿海岸线建了很多养殖塘，像一块块伤疤贴在岸边。污水排进海里，红树林的呼吸就越来越艰难。政府下了决心，“退塘还林”“清理三无船舶”“打击过度渔猎”。干部们一户一户地去做工作，讲政策，也讲道理。有个黎族的老船工，一辈子在海上讨生活，也养过鱼。工作人员找到他，他没怎么犹豫就点了头。他说，他看着海里的鱼越来越小，看着海水越来越浑，心里也不是滋味。政府帮他在岸上安了家，还帮他学会开观光车。如今，他每天载着游客，穿行在红树林间的公路上，成了这片海岸的新“船长”。

村民们渐渐明白了，那些年他们做的事，其实是在把自己的后路越走越窄。而眼前这片红树林，这株沉默的老海莲，才是真正能让她们长久活下去的东西。生态修复开始了。沿着浅滩，修起了长长的步道，不高不低，刚好让人能走进去，又不惊扰那些生灵。沟壑被疏通了，潮水可以更畅快地流淌，带来养分，也带走污浊。人们像插秧一样，把一株株红树幼苗种进泥土里。它们要长成大树，还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但希望已经种下了。

如今再到铁炉港去，一切都不同了。海水是蓝的，清得能看见水底的沙虫。沙滩是白的，干干净净的。抬眼望去，绿树成荫，连成一片，像一条绿色的带子镶在海岸上。成群的鱼在沟壑里游来游去，白鹭在枝头跳来跳去，喜鹊在叫，声音里带着一种藏不住的欢喜。最让人惊叹的是那些老树，在沧桑的树干上，又冒出了新芽。那种绿，嫩得像是刚出生的孩子的皮肤，却又透着一股子倔强，让人看了心里发软，也发烫。

傍晚的时候，夕阳把整片红树林染成金黄色。步道上散步的村民，有拍照的游客，脸上都映着霞光。孩子们在浅滩上找螃蟹，惊起一群白鹭，扑棱棱地飞起来，在空中画出一道弧线。那叫声悠长，和远处大海的涛声混在一起，竟成了一首歌。

我站在步道上，看着那株最老的海莲。她依然不说话。但风吹过来的时候，她的叶子沙沙地响，那声音不像叹息了，倒像是在轻轻地哼着什么。我知道，她见证过很多东西——见证过掠夺，也见证着回归；见证过伤痕，也见证着愈合。

她脚下的蟹洞越来越密了，她肩头的鸟鸣越来越欢了。她的根，还是那样死死地攥着这片土地，一刻也不曾松开。只是现在，攥着她的，还有岸上那些人的心。这和岸，来之不迟。但好在，它来了。

在史志办的故纸堆里盘桓日久，“崖州古港”于我，不过是卷帙间一个渐已褪色的地名。直到某个黄昏，我立于真实的海岸，万顷碧波之上，那澎湃了千年的潮音扑面而来时，才惊觉：历史，从来有声。

这潮音，不是激越的咆哮，而是一种低沉的、来自时间深处的絮语。一踏上这片土地，它便萦绕耳畔，仿佛一位沧桑的长者，对着无垠的碧海，将千年的故事娓娓道来。

眼前光景，教人恍惚。一边是静默的历史。那段斑驳的古城墙，是宋时遗下的筋骨，带着海岛火山石的赭红与沉黑，倔强地立在岸畔。据《崖州志》载，这堵墙始建于南宋淳熙年间，最初为御海寇，后来守望的，更多是那些“云帆高张，昼夜星驰”的商船。

一条被岁月磨得光润的青石古道，从墙根下蜿蜒而出。脚下这片土地，在唐宋舆图上，正标注着“大蛋港”这个更为质朴的古名。我俯身，触摸石上被车轮碾出的深深凹痕，冰凉糙硬，直戳心底。这石上，该碾过多少岭南商贾满载香药、玳瑁的牛车，又承载过多少波斯、阿拉伯商人风尘仆仆的足迹？古道无言，唯缝隙里倔强的马鞍藤，开着淡紫小花，算是给岁月的一点温柔回应。

古道尽头，据说曾有望帆石亭，早已遗踪难觅。不远处一株极苍古的榕树，虬枝盘曲，气根垂地，如垂垂老矣的史官。我坐在那盘错的树根上，闭眼，潮音便愈发清晰。它引着我，神游到那“涨海声中万国商”的岁月。

唐朝时期，这里已是“舟船继路，商使交属”的“通海夷道”节点。那些庞大的“埤仓船”，借着信风，满载中原的丝绸、瓷器、茶叶，扬帆南下。船舷击碎翡翠般的海浪，也击碎了古老东方的神秘与隔绝。

历史的叙事，需要灵魂来承载。想起唐时僧人鉴真，第五次东渡失败，由此登陆。他眼中的这片海湾，是否帆樯如林，给了他佛法如商道般流通无碍的启示？还有宋末名臣赵鼎，贬谪途中，是否也曾在此驻足，望一片繁华，却生出“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社稷”的悲凉？他们的身影，让这片古港的历史，不再仅是冰冷的货物清单，更有了体温与慨叹。

诗路花语

竹竿舞(外一首)

倪俊宇

笑眼，银饰，把星光点亮
欢歌，红帕，把篝火燃旺
嗷喂！嗷——喂！
热情，将竹竿敲响
峒峒坡坡卷起欢乐的潮

头帕映亮娇羞红晕
筒裙牵动多情眼波
项圈闪春晖，腰带摇曳风
独木鼓敲沸了夜色
竹竿间，青春在翱翔

双双甘工鸟飞进竹林
对对金鹿儿奔过草坪
串串歌韵惊醒雨林天籁
阵阵蝶翅弥漫峒坡花草
越崖跃涧，舞步，旋动黎山

哦，春米谣

沿着泪痕的歌声、春米声
敲打着船型屋檐下的暮色
木杵，敲弯了黎家女的腰脊
石臼，嚼烂了黎家女的时光……

哎诺哩，嘞嘞锵锵春呀春！
黎家女用杵作笔白写砚
谱歌谣记于竹筒的沧桑
你听，歌声又响了，春米声又响了
木杵的噪音变得清亮
石臼装满新生活的欢悦

山敲响起电磨声，让春声
飘进记忆。而歌谣中的春杵
仍敲沸种子撒地的激情
捶打出秋日沉实的馨香
加快了庆贺丰收的舞步

谷雨

高瑞强

暮春时节雨初匀，
泽被芳郊万物新。
仓颉造字天雨粟，
神农尝草地生茵。
茶烹雀舌含清露，
萍点清波映碧津。
布谷频频催稼穡，
一年佳景在耕耘。

崖州古港的潮音

崖州古港的潮音

郑建峰

及至宋代，朝廷于广州、泉州、明州广设市舶司，构建海上贸易体系。地处南海要冲的崖州，虽未设司，却是这黄金网络上的重要节点与给养港。往来商船在此避风、汲水、补充给养，《岭外代答》《诸蕃志》中那些遥远国名——真腊、三佛齐、麻逸，曾是这片海湾水手与商人口中最寻常的词汇。码头上，林邑的象牙、真腊的犀角、波斯的三色琉璃与蔷薇水，从高桅巨舶上被赤膊的脚夫吆喝着拍下；空气里，乳香、没药、檀香的浓烈气息，交织出奇异的芬芳。

盛景终难永续。明清水师“备倭”的烽火台，连同“海禁”的阴云，为这片海湾带来了漫长的沉寂。万国商船的帆影，仿佛被历史的浓雾吞噬。古港像被遗弃的巨人，枕着潮声，沉入往昔荣耀的迷梦。那数百年的潮音里，于是多了一丝寂寞与不甘的苦涩。

然而，潮水既已澎湃千年，又岂会永远甘于寂寞？



《行者无疆》(油画) 丁孟芳 作

子孟浩然的清明

周广玲

了酒的酣畅，以道家的自然观消解了儒家的功名执念。孟浩然的饮茶行为，实际上是以一种文化自觉的姿态重构了士人的精神世界。回看《清明即事》，孟浩然的“空堂独坐”恰似盛唐文化转型的一个缩影。随着科举制度逐渐打破门阀垄断，寒门士子既获得了新的晋升机会，也面临着新的精神困境。诗中“人心自愁思”的“自”字，生动地表现了这种制度性焦虑在个体身上的体现。而诗人最终通过诗歌创作，将这种焦虑转化为“文化资本”，使之成为比官职更为持久的生命印记。

在长安清明的雨幕中，孟浩然用一杯清茶重新定义了中国士人的精神追求。他的政治抱负并未消失，而是从庙堂之高转向了更广阔的文化天地；他的失意不再是终点，反而成为文化创造的起点。《清明即事》中的“空堂”其实从未真正空置，那里承载着整个士大夫阶层的精神原型。在每一个文明转型的时代，都会有人重新造访这片诗意的空间，在茶香中体悟生命的真谛。这种超越性的价值，或许比任何官职都更接近孟浩然心中“清明”的真义。

如今重读这首诗，或许不必执着于探究那场清明雨下究竟暗含多少未竟的抱负。孟浩然用一杯清茶向世人昭示：人生的意义从不在于功名利禄的得失，而在于能否在纷扰中找到安放自我的方式。他笔下的“空堂”，实则是每个人终将抵达的精神家园。当外界的喧嚣褪去，我们能否如他一般，在独处中直面内心，将失意化作诗意，从清贫中品出甘甜。这或许正是《清明即事》给予今人最宝贵的启示：真正的“清明”，不在时令的轮转中，而在心灵的澄澈里。

人生况味

阿香婶

杨云果

南湾岭的太阳爬过山顶，褪去金黄只剩直白；白鹭盘旋在鱼排上方，时而掠过海面，时而停在锚绳上；鱼排随波浪起伏，渔民捧着杂鱼往笼口撒去，水星瞬间四溅。岸上更热闹，商贩们攥着虾和鱿鱼高声吆喝——这样充满咸腥与活力的日子，无论浪潮怎样更替，每天都在码头上演着。

认识阿香婶那年，她黑瘦的身影穿着火红嫁衣，带着不多的行李嫁来我们村。初来时，她羞涩拘谨，海南话说得磕磕绊绊，大家围坐在红木沙发聊上天，她偏要坐在地板上，说“太高了不平稳”；她把吊床绑在窗框上，说“睡觉晃起来才踏实”。在这陌生的地方，我成了她的第一个朋友，寒暑假总缠着她讲出海的经历，那些故事可比《海贼王》刺激多了。

她喊我去吃她妈从娘家带来的美食，嗓门大得连大人都能听见。她家婆总说她是拖拉机，她却会和我相视一笑，故意提高音量回应。每天清晨，她头戴竹笠，脚踩水胶鞋，胳膊夹着红色塑料矮凳，提着分好的海鲜回来，东家一斤，西家两斤，“告诉你阿妈，让她买竹笋回来煮鱼汤，鲜！”她细心嘱咐。后来我才知道，这些海货大多是从她娘家那边拿过来的，许是她母亲怕她在婆家受委屈，才常让她带东西来，替她撑撑底气吧。

夕阳沉入海面，我端着饭碗去阿香婶家，她躺在房间吊床上。“你知道我一出生摸到了什么吗？”她眼角漾着笑问。我歪头猜“妈妈？”她笑出声：“我在海上生的，除了阿妈，头一个碰到我的是三江姑娘。”她坐起身，神情郑重：“我们置家人，活在海里，死在浪里，全靠娘保佑。”

“你还记得吃的鱼丸汤吗？”她话锋一转。原来有一次渔民打到很多鱼，却遭遇风困在海上，大家跪在船头祈祷。当晚阿香婶就梦到娘娘，教她把鱼皮鱼骨去掉，鱼肉加少许盐使劲揉成鱼丸，说做完就能靠岸。第二天天没亮，她们照着做，真做出了白白圆圆的鱼丸。后来海上起了顺风，帆船顺利返航，这个法子也传开了来。

阿香婶总变着花样做鱼丸：早晨煎得两面金黄配稀饭，香气四溢；傍晚煮进西红柿芹菜清汤，Q弹韧劲，冲掉油腻；切成薄片混着青椒洋葱大火爆炒，配饭吃回味无穷；还有蒜泥金针菇蒸、花螺焖……

可这样的日子没两年，阿香婶就跟着阿叔去了岛外做生意，彻底离开了大海。小学时没有通信设备，我们长久失联。后来，我在码头看到头戴竹笠、脚踩水胶鞋的女子拉着渔获，就想起阿香婶。

快要升初中的那个假期，我忽然在阿香婶家门前看到了她。一身火红连衣裙缀着白珍珠，踩黑高跟鞋、挎黑包，扎着棕黄头发，嘴唇涂着大红唇。印象里黝黑的皮肤竟白净透亮，和常待海边的我差别明显。她依旧风风火火地拖着大包小包，还像当年拖着满箱渔获似的。

重逢后的第一顿饭在院里的杨桃树下吃。圆桌上摆满各种水煮的或白灼的海鲜。阿香婶蘸料碟里的鱼一条接一条，家婆给她打了满满一碗鱼丸汤：“那边没饭吃吗？看你瘦的。”“那边全是淡水鱼，鱼肉柴得很，一点不鲜甜。”阿香婶叹道，“我在那边，每天醒来看到那些一茬接着一茬的高山，就想念大海，阵阵风吹来都像夹着海浪声，胸口就憋气。”她往靠椅上靠去，短暂时地休息了一下，筷子很快便向通红的虾伸去。

我试图想象从小在海边出生的孩子在大山里是如何生活的——在大海那张巨大的画布里，太阳无法向海面播撒阳光，蓝天和白云永远高高地挂在天上，船上的帆不再启航，人们稀疏地耕作于山田，麻雀谨慎地向前三试探那个眼神呆滞，在干旱的田地里穿着水胶鞋拿着鱼筐的人……我脑海里的画面越来越怪异，鬼使神差地问她：“阿香婶，你会用锄头吗？”

她刚咽下的酒呛在喉咙，脸色憋得通红，她家婆打趣：“你阿香婶拿锄头去把田里的鱼敲晕。”我们都笑了，比起锄头，她确实更适合拿梭子补渔网。

阿香婶重新回到码头。她托她阿妈收了些少刺的鱼，晚上七八点取回，凌晨就着头灯在水岸边刮鱼鳞，去内脏和鱼骨，把鱼肉做成鱼丸。天蒙蒙亮，她把鱼丸放进浮漂改造成的盆里，提着桶和塑料矮凳出门，摆起移动摊位。她的摊位在码头和各个市场间挪动，渐渐有了名气，开始给饭店供货。为了方便，她搬回娘家住，后来在新村盖了房，逢年过节才回来，我和她见面越来越少，只知道她一直做着鱼丸。

阿香婶像海面上的白鹭，看似漫无目的地掠过，实则早已扎根大海。



投稿邮箱 hnrzbp@163.com